

Адам и

Ев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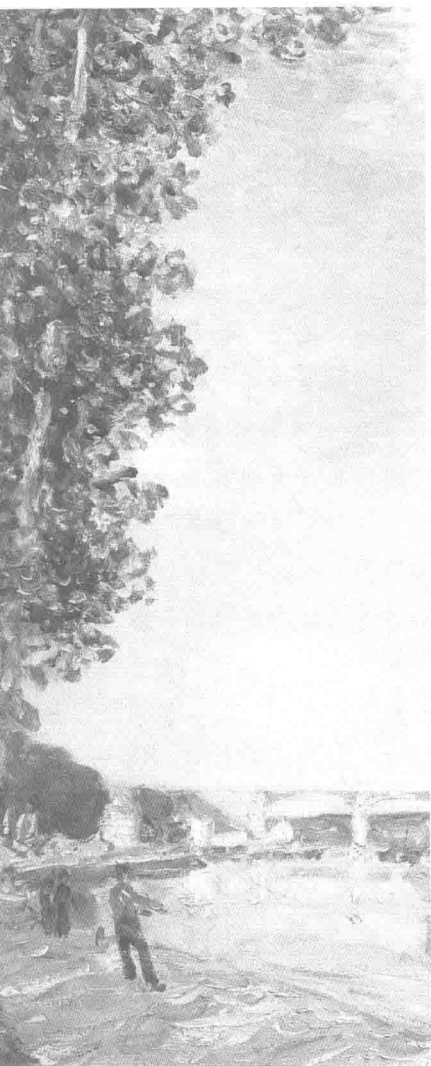
亚当与 夏娃

[俄罗斯] 普里什文 著

石国雄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Адам и Ева

亚当与 夏娃

[俄罗斯] 普里什文 著
石国雄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当与夏娃/ (俄罗斯) 普里什文著; 石国雄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301-28226-7

I . ①亚… II . ①普… ②石… III . ①散文集—俄罗斯—现代
IV . ①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71450号

- | | |
|-------|-------------------------------------|
| 书 名 | 亚当与夏娃
Yadang Yu Xiawa |
| 著作责任者 | [俄罗斯] 普里什文 著 石国雄 译 |
| 责任编辑 | 李 颖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8226-7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evalee1770@sina.com |
| 电 话 |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4382 |
| 印 刷 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880毫米×1230毫米 A5 8.375印张 230千字 |
| |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48.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愿你感受大自然的野性和呼吸

许智宏

人类自进入农耕社会至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已跟过去有了极大的不同，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气候变化，都对人类和大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就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人口和粮食安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话题，每年都会引发全世界范围内的会议讨论。大家更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社会的影响是正面的，但同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其负面的影响；人类的活动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全球气候变暖、生物种类急剧减少等等。其实，伟人恩格斯早就警告过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我自己是学习植物学的，在我所在的学科领域，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已经可以实现对特定基因的剪辑和编写，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大自然已被人类部分地征服。未来人类有可能利用基因和合成生物学技术创造出全新的物种，但依然改变不了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出于专业原因，很多时候我会从科学的角度对自然和生命进行探索和审视。但同时我也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我们也需要从人文和社会的角度来思考今后的人类文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面对人类无休止的欲望，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人类世界和自然的关系：人类是自然的主人还是自然的一分子？当然也可以进而思考，人类是自己的主人还是欲望和野心的附庸？

燕园的清晨，有着和墙外截然不同的宁静。当你漫步在校园，仰首皆绿树，听着潺潺流水声，阳光自自然然地洒落，在水面上绿叶间明灭，晨光辉映。在这样的环境中，心会变得柔软而丰盈。或许这时，你可以静下心来，去思考一下上面提出的种种问题。我本人由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使我每年有机会到我国一些已加入世界保护区网络的自然保护区参加考察或评估，实地了解当地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状况、人类活动的影响，并深入当地居民家中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实地得到的资料，对于思考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相关问题非常有用。而对于一时还没有机会到那更大更深的自然中去、飞去那原始的丛林或者无垠的天际而向往大自然的朋友，在人称“世界生态文学和大自然文学的先驱”的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的美妙的文字中即可找到那精巧而变幻无穷的世界。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1873—1954)被誉为“伟大的牧神”“完整的大艺术家”“俄罗斯语言百草”。他出生于一个破败的商人、地主家庭，童年时代在接近自然世界的乡村度过，大学毕业之后从事农艺，随后弃农从文，专事写作。普里什文一生都在旅行，对大自然一往情深，并具备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善于将对人、对自然、对万物的爱与善化为诗意，并结合哲理写成有机统一的散文。他提出一些超前环保理念的著作，比公认的现代生态文学经典《寂静的春天》早了10年。

普里什文似乎是个多面手：有时像一个探险家，背起行囊就敢只身闯入那最纵深的丛林和最广阔的大海；有时又像一个摄影家，拿起挂在脖子上的相机记录罕见的珍禽或是划过天际的飞虹；有时像一个民俗学家，悉心观察着少数民族的原始风貌和偏远部落的风土人情；当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文学家，虽然路途

颠簸墨水洒了一半，依然记得将所见所闻记录在纸端。

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普里什文作品选，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探索大自然中所显现的勇敢和冒险精神、极其仔细的观察态度和认真的记录习惯，见到在《大自然的日历》《飞鸟不惊的地方》《林中水滴》《有阳光的夜晚》《亚当与夏娃》这些书里所展现的奇妙世界。在作者的笔下，静谧的丛林和精灵般的小动物，汹涌的大海和巨怪般的大海兽，群星闪烁的夜空和漫无边际的原野，灵巧的飞鸟和咸腥的海风，奔涌的瀑布和沉静的圆月，淳朴可爱、不谙世事的边远部落和谨慎小心、保持距离的文明族群，甚至还有作者在中国边民居住地驯养梅花鹿和种植人参的故事，等等。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完全陌生的世界，在那里人与自然是零距离的。你可以感受到自然的每一丝呼吸，自然也可以看到你的每一个毛孔。如作者在《大自然的日历》中所写：“只要是我见到的各种小事，我都记录下来。今天这是小事，到了明天将它与其他新的小事作对比，就会得到地球运动的写照。”他用出众的文笔，展现大自然的种种细节和自己的联想：“昨天蚂蚁窝的生活热气腾腾，今天蚂蚁就潜藏到自己王国的深处，我们就在林中蚂蚁堆上休息，犹如坐在美国式的安乐椅里。昨天夜里我们坐着雪橇沿湖边行驶，听到了从未结冰的一边传来的天鹅间的絮语。在严寒空荒的寂静中，我们觉得天鹅仿佛是某种理性的动物，它们似乎在开某种非常严肃的会议。今天天鹅飞走了，我们猜到了它们开会的内容——议论飞离的事。我们转动着的地球围绕着太阳漫游，我记下了随之产生的成千上万件动人的细节：结满冰针的黑乎乎的湖水拍击结了冰的湖岸发出的声音；晴天浮动的冰块闪闪发亮；年轻的海鸥上了当，把小冰块当做鱼捉；有一天夜里万籁俱寂，湖水发出的喧哗也完全停止了，只有在死一般沉寂的平

原上空电话线发出嗡嗡声，而昨天在那里却沸腾着复杂的生活。”
童话般的神奇，令人向往！

当然，我们在普里什文笔下看到的也并不是完全和谐无忧的自然，自然看到的人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物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而残缺的自然，里面住着小小的一群人类：这里有弱肉强食，这里有自然灾害，这里也有不幸人祸。也正因为这样的一种真实和完整，让我们可以对照百余年前的人与自然，反思当下的人与自然。

这样小小的五本书也许并不足以让我们看透整个人类与自然。但至少，我们能够从中发现一个未曾经历甚至或许已经不复存在的远方，兴许还能像他那样停下脚步，与自然互相感受对方最细微的呼吸：

也许，包围着我的整个大自然——是个梦？……
它无处不在：在林中、在河里、在田间，在群星中，
在朝霞和晚霞里，所有这一切——只是某个人睡觉时所梦。在这个梦里，我似乎总是一个人出门上路。但这个巨大的存在在睡眠时所梦的，并非坟墓的那种冰冷的梦，她像我的母亲那样睡眠。她睡着，并听着我的动静。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希望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走进自然、贴近自然，去倾听自然的呼唤，培养热爱自然的真正感情，尊重自然、应顺自然、保护自然！

写于燕园

2017年5月25日

目 录

隐城墙边 1

第一章 幽暗的花园	3
第二章 瓦尔纳瓦的忌辰	16
第三章 森林中的十字架	29
第四章 看得见的教堂	47
第五章 看不见的教堂	61
第六章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的教派	98

亚当与夏娃 137

永恒的一对	139
擅自占地的人	151
阿 尔 卡	162

人 参 171

隐城墙边

（光明湖）

第一章 幽暗的花园

春天。在完全腐烂的落叶和粪肥上又开始了新的生命。还要什么更多的呢？还有什么更昭然明了的呢？

非常好的烂泥，黑土。土地在雪下面解冻。每一个融雪的地方都袅袅冒着水汽。土地在呼吸。顿河开始奔流。

我想着自己一无所知的伏尔加河中下游东岸地区，夏天我要到那里去。这是已经决定了的事，我要去那儿。纵然那里一切都已经研究过了，纵然一切都已为人所知，但是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世界上几乎没有人知道我。我要设法撷取浩瀚神秘的世界的一小块天地，对别人讲讲我自己的感受。

我要去分裂派教徒和教派信徒的地区，决定性原因是我在彼得堡宗教哲学会议上所听到的辩论。在那里我遇见了几个诚挚而激动的人，他们的争论也引起我的某种反响，我也很想用自己的观点来回顾一下双方的意见。我们林中的贤哲老人会对这一切说些什么呢？有些永恒的问题并不太取决于人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外部差别。如果在与林中的贤哲老人谈话中我来检验所听到的意见，那么将会留下什么呢？我爱森林，爱北方的大

自然，让它用新的声音对我说话吧。六月对农民来说是比较闲暇的月份，我决定安排去旅行，而春天我要回家乡过，在奥尔洛夫省的小庄园里过。

春天。离六月还远着呢。但是我刚踏上故土，前往隐城的旅行就开始了。我也就从这儿开始我的叙述。

我去的庄园的女主人，我们给她起了外号“侯爵夫人”^①，因为她有一头银白色的头发和一副高傲的神态。她住的庄园是屠格涅夫老爷的。菩提树、樱桃园全都保留着，还有少许农地。因为这个缘故，也因为“侯爵夫人”善良，所以在破坏期间农民们绕过了庄园，没有烧毁它。

故乡的土地……我真想亲吻它……但是在我们贫穷的平原上通常是不流露这样的感情的，因为路的两边长的是苦艾和大翅蓟，瘦小的灌木。纵横远眺，环顾四周，那是令人高兴的。这是另一回事。

在春天的雾气中，远处“侯爵夫人”庄园的菩提树颤动着，有的分开，有的连在一起，高耸上天。平原无边无际。雁群在上空飞翔。

近处是树木。白色的围墙像过去一样，石柱像过去一样，大院子，围栏的水井，灰色的木屋，绿色的屋顶，烟囱上的寒鸦，菩提树弯曲的树枝——这一切都依然如旧。

凉台被封死了。透过两层玻璃窗扇可以看到一个银白色的

① 这里说的是普里什文的母亲玛里亚·伊凡诺夫娜（娘家姓伊格纳托娃）。在普里什文的自传材料里讲到她是别廖夫人，原是古老信徒派人，后为正教徒。——原注

头，可以想到从眼镜上方看人的熟悉的眼睛。她在等候。

“一切依旧？”

“一切，一切依旧。”

但是房间里似乎暗了些，菩提树似乎离老屋的窗户更近了。

“有点暗……”

“我老了，花园里长满了草木。”

在客厅里，餐厅里——到处都是花园造成的夜一般的黑暗。菩提树靠得很近。

最初一些日子过去了。

春天姗姗来迟了。百灵鸟冻坏了。夜莺在光秃秃的花园里啼鸣起来。多年居住在这里的人是不会留心这一点的。“侯爵夫人”唠叨抱怨着。通常她是不喜欢谈大自然的，再说也没有时间，因为她总是劳碌着，没完没了地操劳。但是，要是花园里出现短暂的沉寂，她就马上会觉得浑身不自在。要夜莺在光秃秃的花园里啼鸣，听说过这样的事吗？但是这是没什么人可怪罪的，不用生气，不用责骂，应该排解自己的心绪，因此“侯爵夫人”就唠叨抱怨。

而夜莺在啼鸣。树木黑乎乎的，像死树似的。在地毯般的绿草地上和光秃弯曲的树枝上远远地就能看见一些灰色的小鸟，比麻雀还难看，发出咕咕的叫声。当树木披上绿装，有一只夜莺在树上啼啭时，花园绿色的心脏就会怦怦跳动，各个时段啼啭的夜莺都会齐声应和，因为所有的花园，所有的夜莺都是一样的。在绿色的花园里大家都会帮助夜莺的。但是这里，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只有它一只夜莺，它自管自啼鸣着。你走近它，

几乎就走到它跟前，它也没有听到。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在“侯爵夫人”的花园中，我觉得，夜莺啼唱的是，所有的人都很优秀，都纯洁无瑕，但是有人独自代替大家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光阴如箭，花园穿上了盛装。紫罗兰、稠李、空中绿色的尘埃，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的悬挂的小桥。但是我无法忘记光秃秃的花园中的夜莺，老是觉得，在“侯爵夫人”的花园里隐藏着一颗不平常的不是绿色的心。

我无法摆脱一个念头：夜莺啼唱的是堕落。真寂寞烦闷。真憋得慌。

春天不等人，匆匆而过。为了自己哪怕留下什么也好呀。

我没有堂吉诃德那样的马。“侯爵夫人”所有的马，尽管长得瘦弱，毛也是一撮一撮的，但全用来重耕马铃薯地了。我步行着，田野多么辽阔呀。前面远处闪现着十字架。老鹰在上空滑翔。

真是宽广无垠。只不过无须看自己脚下，因为不然的话一切就都完了。这里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把一种生活与另一种生活分开的干枯的苦艾筑起的草墙。整块土地被分割成许多小条。这里为一俄丈土地都要进行争斗。这里看不到人，因为他们都聚居在大村子里。这里比“侯爵夫人”那里更为拥挤。但是我不看自己脚下。

快点看到人！

在绿色草地上出现了一些留着大胡子的人，躺在羊皮上，放牧着马群。草地还没有被太阳晒热，缀满五颜六色的野花。

人们躺在那里，仿佛荷马笔下的众神。

可爱而慵懒的众神！我怀着一颗敞开的心灵向他们走去。草地也好，老茬地也好，没有梳理的大胡子也好，几十双盯着我的眼睛也好，惊觉起来的马群也好——这一切我从童年起就熟悉了。比所有人都好的是捕鹌鹑的猎人^①。许多个晚霞和朝霞我都是与他一起在田野边上的网旁边悄悄等候鸟的啼鸣中度过的。在家里他是神，他的周围是许多野鸟，他把它们——鹌鹑、山鹑、夜莺——驯养成习惯于他；在田野上他也是神，一视同仁地注意着一切：草啊，鸟啊，天气啊。到处他都有各种各样的闲话说，到处他都有关于林妖的形形色色的故事讲——到处他都是神。

戴着尖顶帽的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是村里的贤哲，农民的代表。他拄着弯曲的大木棍，在众人前面站在“侯爵夫人”的凉台前。他仍然这副模样。阿尔希普，谢苗，伊利亚，伊万——对于大家来说是一样的，可对于我来说是很不一样的人：怎么不是呢，一个是阿尔希普，而另一个不是阿尔希普，而是谢苗，他留着不宽的大胡子，不是铲形的，而是楔形的，第三个根本不是这样的，他是伊利亚；对于大家来说是一样的庄稼汉，对于我来说，有的是快活的，有的是忧郁的，有的是严肃的，有的是轻率的，他们是迥然不同，各式各样的。

他们为我铺了羊皮。童年的伙伴们认出是我，便回忆起怎么一起在“侯爵夫人”的花园里偷苹果，一起在脱粒场上赶马，

① 外号叫杰多克的农民，是普里什文的朋友。——原注

一起钓鱼。

窗户穿过年代久远、苍老斑驳的墙壁，朝向神赐的福地。绿色的光明的众神在那里奔跑，旋转。

但是那里也曾经有过黑色的众神。在围墙外面，在墓地上，有一个教堂，那里面就有许多神。有一次我们想钻到那里去，敲警钟。我们开始走楼梯登钟楼。楼梯上有一道沉重的铁门。门后面有什么呢？我们打开了门……那里一片黑暗……有一些法衣、圣像。我们拿了一个圣像就对着光看起来。那不过是一块黑色的木板。我们擦去上面的灰尘。突然露出了眼睛……而且是一副什么样的眼睛呀……

在围墙外的坟墓间走着，快点，快点去花园吧……本来是要停下来的，而这时大概是刺猬在苹果树下发出呼哧声。我们便又跑起来，而我们后面是黑色的圣像，有眼睛，而面貌不清。

春天的一团团光旋转着，变成点点火星撒向大地。绿色的球沿着斜坡向下滚，滚向水流。犹如它们留下的踪迹，大朵的鲜花像太阳那样撒满草地。而在地平线边上，在去年的老茬地后面，面貌不清但有眼睛的黑色圣像正望着这里。

“喂，现在你们生活得怎样？”

“不好……”

抱怨，诉苦，怨声载道……

“那么过去呢，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

“过去过得像神一般。”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农民的代表替大家说。

“那为什么现在不好了呢？是谁的过错呢？是谁作了孽呢？”

“是老爷欺负的。”

“是政府。”

“日本人打的。”

“胡扯，”白发爷爷说，“胡扯，是我们忘了上帝。”

突然捕鹌鹑的猎人蹦了起来，开始很快地说起来。以前，除了讲鸟的事，他从不谈论别的事，而现在，他说再也不能忍受了：

“瞧这里！”他指着脖子给人看，“不能忍受，因为大伙儿都不能忍受了。”

“要忍耐！”老爷爷说。

“不能，伙伴们！”

我觉得，仿佛不会说话的善良的野兽突然像人一样嚎叫出两三个词来，大概，所有的人都这样觉得。大家都沉默着。

“会有流血！”有人低语着说。

“这样的流血，这样的流血，世上都没见过。”

这时几个肮里肮脏、满头乱发的孩子跑到我们这儿来……
“难道我们过去也是这样的？”我头脑里冒出这样的想法。“不可能。”我想。我们过去是美好的，自由的，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像过去那样。

“那么到底是谁把人逐出天堂的呢？”

“是蛇。”肮脏的孩子回答说。

“不是蛇，而是以蛇的形象出现的魔鬼。”白发苍苍的老